

是時優波笈多初所說法已次第說所謂四諦是時無數人有得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乃至一萬八千人出家思惟坐禪精進修道得阿羅漢果於大醍醐山有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是時諸弟子已作所作竟長老優波笈多語諸弟子諸弟子中我已教

化證阿羅漢果得阿羅漢者取四寸籌置石窟中乃至一日中有萬八千阿羅漢取籌置石窟中是時乃至海邊大地廣聞名聲知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記

舍那婆私得道因緣

尔時舍那婆私與優波笈多出家竟優波笈

多教化降伏魔王已為攝受衆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攝受正法已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三昧樂世尊所記罽賓國是第一坐禪處是時舍那婆私即往彼處入於石窟受三昧樂有清淨涼風以吹其身即得阿羅漢果受解脫樂而說偈言

著舍那婆衣 觸五種三昧 於最勝山中

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遍告罽賓國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樂 以清淨自誓

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八 寫九

啄反竹角驚惋驚下鳥貫反纏呈堦堦堦堦堦堦

阿育王經卷第九 寫十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卷上 第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醍醐山那哆婆哆寺去寺不遠有一虎生子不能覓食飢

餓困苦即便命終優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

虎子食優波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

其師言云何乃與難衆生食其師答言善男

子為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恠難處衆

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諸虎子壽命短促

將欲近死優波笈多語虎子言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亦於我所當生信心於畜生道應生厭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心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終於摩偷羅國生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多教化令其出家於七年中得羅漢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華供養優波笈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圍遶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彼未得道五百弟子白其師言此我同學其年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時師答言此是先虎子汝先所問云何與此衆生食者爲見我聞法故今得此果時優波笈多即爲五百弟子說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慙愧斷除煩惱得阿

羅漢果

牛味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出家常畏生死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誰能說法教化於我若有人能說法教我當得涅槃其聞摩偷羅國世尊所記教化最勝弟子名優波笈多聞

已往摩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到已禮足合掌白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其後身畏生死苦復見其身從遠處來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而無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

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漿酥等欲從它國入此國被諸女人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無有乳酪是故羸瘦時彼女人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酥等令其肥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彼勲精進即得

阿羅漢果優波笈多語言汝取一籌著石窟中即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人姪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之言若人爲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瞋即害其母害已往至它國至彼國已

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即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共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比丘心懷羞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尚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為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為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為和尚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住罽賓國觀優波笈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其五百弟子心生瞋惱不敬其師見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之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波私即入其寺鬢髮皆長其衣麁弊優波笈多諸弟子

六
第十

三

等見已說言無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達三藏和尚尚不為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為說是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弟子見已而瞋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彌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尚寺坐和尚牀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尚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供養和尚舍那婆私自取小牀於師邊坐乃至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尚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尚時舍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為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臂手出牛乳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和尚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說諸三昧優

波笈多語和尚言是我智慧境界和尚則說非我境界則不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捷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捷連智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名是三昧我和尚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萬七千名亦復皆失一萬阿毗曇法亦復皆失是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尚即滅憍慢舍那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悉得阿羅漢果尔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尚入涅槃和尚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偷羅國有人當生名締微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

寫十

四

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華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上火身上上火身下出水其身端嚴譬如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萬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為作塔廟
比丘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比丘竺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法美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即為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為我說法令我得道其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相佛教化第一佛之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哆寺到優波笈多所說言世尊已涅槃長老今作佛事為我說法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無餘師 唯汝以為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後身深
 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聖法即見其緣未

寫十

五

具足故優波笈多為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
 其心樂欲坐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
 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為說彼答言我當
 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法彼又問
 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波笈多言於多聞
 五功德一者陰方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
 便四者因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
 我已教汝說三種法乃至次第說法說法竟
 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窟中
 提婆落起多翻天因緣
 是時天護商主任陸求那翻不解國常樂布施
 於佛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師子吼若我從海

安隱得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乃至
 一切諸天聞其語而受持之其國一切無不
 聞知說言天護商主任師子吼我從海還當
 於佛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漢比丘
 尼任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海安隱還不即
 見其人安隱得還復見其還已於佛法作五
 年大會又見會時幾僧和合即見其數一万
 八千皆阿羅漢學人倍多九夫無數於彼眾
 中誰為上座即見上座名阿娑陀名星復觀阿
 娑陀上座為是阿羅漢為是阿那含為是斯
 陀含為是須陀洹即見上座是九夫人又觀
 其人為精進為懈怠見其精進即便思惟欲
 往問之為欲自益為欲益他見其自作利益
 乃至羅漢比丘尼至彼僧伽藍至已次第從
 上座禮而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心自思
 惟云何以我為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
 即喚年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
 復更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

語意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德汝不
端嚴上座思惟我已剃鬚髮竟云何猶不端
嚴復更觀身見其衣服麁弊喚年少弟子更
浣染之染治既竟著已端坐比丘尼復更思
惟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其意乃至
三過羅漢比丘尼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

第十

六

言大德不端嚴乃至大德生瞋我已剃鬚髮
及浣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
大德言云何以此為佛法莊嚴若得四果此
為佛法莊嚴復次大德聞商主天護作師子
吼我從海中安隱得還當於佛法作五年大
會不大德答言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眾僧
數不答言不知比丘尼自說會時僧數有一
萬八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無數大德是
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眾中先受供養是
莊嚴不大德聞此語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
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
尼而說偈言

如來法可見 無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那哆婆哆寺彼有比丘名優
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是時
長老比丘次第往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
優波笈多見長老來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

足消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
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即是優波笈
多來迎大德比丘聞已心生歡喜即便洗足
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
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
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

第十

七

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便睡眠時維那取
燈以置其前而復彈指比丘覺悟便欲捉燈
時優波笈多入火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
漢悉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譬若於盤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見比丘已至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比丘答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中一万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精進九夫無數大德上座為天護祝願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雞跋耽婆鼻娑底乃至五年功德究竟亦如是祝願商主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雞跋耽婆鼻娑底而無有異上座答言善男子我思惟汝功德祝願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經營大舶入海取寶令滿此舶還關浮提是時海中遇大風吹舶令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正覺聚沙為塔以珍寶物供養此塔是時諸天及諸帝釋示我道路我等即復裝揀大舶天人語言七日有大水來當將汝舶入關浮提乃至七

日有大水來將我大舶入關浮提以我作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緣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一万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九夫無數於三寶所已作供養是故我說祝願多跋多柯翻從是跋多柯時鷲婆跋多柯從此雞跋耽時婆鼻娑底生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當於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漢果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任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摩偷羅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問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弟子答言婆羅門當往那哆馬十

婆哆寺彼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時婆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為四眾說法優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無有我 亦復無我所 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婆羅門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有一切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時優波笈多教其往坐禪處至已樹下趺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時比丘隨路而出往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比丘答言和尚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答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為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彼樹下趺而坐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

寫十

九

置石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而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至已禮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思惟見其最後身能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使更為給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眾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眾

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萬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比丘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禮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工巧因緣

第十

十

思惟佛先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禮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寂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見其更為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

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言大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為比丘種種辦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為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

第十

十一

德除一切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室中

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為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笈多言我明日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蒲糜一是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故而欲多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二過白和尚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觀為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

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蒲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尚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即為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酥油摩身不湯水浴不食酥油常畏生死為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即生心念誰能為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合掌禮敬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即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塵惡不願榮華時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常為說答言如是優波笈多為其教化今諸檀越

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
 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酥油摩其身
 以湯水洗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
 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
 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
 及至取籌置石室中

寫一

十三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
 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
 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
 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為愛所縛語
 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
 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
 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
 中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
 屍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諍死屍
 一言我得此屍一人言我得此屍於是二羅
 刹互共相諍即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屍

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
 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屍來者復應殺我乃可
 受死不得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
 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助其牽掣
 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復
 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
 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其出家精進修
 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十三末

阿育王經卷第九

寫十

羸瘦垂上力聞鈍下徒曳之上羊逆驚婆上
 裝揀下反色屏置上音

阿育王經卷第十

寫十一

梁扶南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卷下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而於
 其身爲愛所縛以酥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

乙

楊